

亲爱的丈夫*

丁西林

1924

剧中人物

原先生

老刘

任太太

任先生

布景：一间中国旧式的厅屋，后面左右两边，各有一独扇门，通过道。室之右壁为旧式长格，室之中央，置一小桌，四围置轻便小椅数张，桌上放一花瓶，内置鲜花。室之左前部装一洋式白铁火炉，炉旁置茶几沙发及安乐椅，椅上皆有腰枕。一切家具陈设

*Click to View:<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014020423/https://rentry.co/rofeq>

新而精致，处处表现出一个新成立的新家庭的气象。一个年在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原，）带了帽子，穿了大衣，立在电灯之下看晚报。少停，一个听差的（刘）由右门走进，手捧茶具，肘下挟了两本杂志。

刘：老爷在书房里写信，一会儿就来。（将茶具放在桌上，将杂志送到原的面前。）这是刚寄来的杂志。——这屋里很热，您不把大氅脱了么？

原：（讲晚报塞进大衣袋里，以帽与之。）太太在家么？

刘：（代原脱衣。）在家。要不要请去？

原：不用。（拿了一本杂志，做到茶几旁边的一张大椅上。）这几天太太出门没有？

刘：（将衣帽挂到衣架上。）我们太太不爱出门。

原：（随便的翻阅杂志。）你怎么知道？

刘：（倒茶。）来了两个月，一共才出了三次门。上一次连雍和宫打鬼都没有去看。（送茶。）您喝茶。噯，不过也挺好，那么一点地方，那么多的人，又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一点意思也没有。

原：（将报纸放在一旁，取了茶杯。）太太不出门，在家做点甚么？

刘：（正在拨火炉。）太太？太太的事多得很。早上看了我们收拾屋子，下午看看书，写写字，空的时候做点活计。

原：太太还会做活计么？

刘：您看看这屋里的窗纱和桌布……

原：那都是太太自己做的么？

刘：（擦了一擦手，椅上取了一个腰枕，送到

原的手里。)连这上的花儿都是太太自己绣的。

原：这样的能干？(接了腰枕随便的看了一看。)这花儿做得好不好？

刘：我们那儿配知道这样的东西。

原：客气，客气。

刘：(取回了腰枕，手指着上面的绣花。)您不要看不起它小，噯，俞小愈难，又要漂亮，又要脱俗，难就难在这个上面。(将腰枕拍了一拍，放还原处。整理其余的椅饰及室内的家具。)

原：(短停顿以后。)太太的脾气好不好？

刘：很有点规矩。

原：(误会了他的意思。)啊，没有从前那样的自由，噯？

刘：我们做下人的怕的不是做主子的讲规矩……

原：喔？——怕的是甚么？

刘：怕的是做主子的没有身份！

原：喔！——你们太太有没有身份？

刘：从来没有骂过我们……

原：啊！

刘：讲话非常的客气。

原：所以你们对她也得客气客气，对不对？

刘：那是应该的。比方拿穿衣服的一件事来讲，……

原：她要你穿大褂儿？

刘：我向来不着短衣。

原：喔，对不起，我忘了。

刘：她最不愿意看见我们穿脏的衣服，前天我穿了一件旧大褂儿，其实不能算脏，太太看见了，她说：“老刘，你这件衣服应该换了。”我说：“太太，那一件洗了还没干。”她说：“你只有这两件么？”我说：“是。”她说：“两件怎么够穿？过天叫裁缝来替你做几件新的吧。”

原：叫裁缝来做了没有？

刘：（指了身上现穿的新长衫。）一齐做了两件。（取了纸烟缸子。）

原：啊，这就是你所说的做主子的身份！

刘：（点了一点头，送烟。）你抽烟。

原：（取了一支烟，刘代他燃了火，原喷了一口烟。）所以你的新主子比旧主子强得多啊！

刘：喔，大少爷，您不用那么讲。您知道，我是不愿意出来的。

原：不错，不错。（由桌上拿了纸烟缸送到刘的面前。）抽烟么？

刘：（拒绝。）喔，大少爷！

原：怎么？戒了烟么？

刘：您应当知道，这不是在您的数上啦。

原：啊，不错，我不应该拿人家的烟请客。（从自己怀里拿了烟盒子，再送去。）这是我自己的，金马牌子，真正的国货，尝一尝，看味儿好不好？（刘依然拒绝，无意中向门看了一眼。）喔，不要紧，你们老爷和太太都是有身份的主子，客人请你抽烟，

绝不会见怪的。

刘：（接了一支烟。）谢谢您。（自己燃了火，吸烟，这一支烟，引起了两人旧日的感情，所以以下的谈话，愈加的亲密了。）大少爷，您以前认识不认识我们的太太？

原：不认识。为甚么问我？

刘：（犹豫。）因为——我老想同您说，总没有空儿。（走近。）我觉得我们太太很有点奇怪。

原：有什么奇怪？

刘：我对您说了，您可不要对老爷太太讲。

原：你说吧。

刘：我们太太……

原：太太怎么样？

刘：是老妈子说的。

原：老妈子说甚么？

刘：（走近原的身旁低了声。）自从太太来了之后，我们老爷还没有在太太房里歇过。

原：喔，傻东西！

刘：傻东西？您不信么？

原：我？我很信！

刘：您不觉得奇怪？

原：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这不是你们太太的奇怪，这是老爷的奇怪。你们老爷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刘：不知道。

原：啊，你们老爷是一个诗人。你知道不知道怎样叫做诗人？啊，你不知道。一个诗人是：人家看不见的东西，他看得见；人家看得见的东西，他看不见；人家想不到的东西，他想得到；人家想得到的东西，他想不到；人家做得出的事，他做不出；人家做不出的事，他做得出。

刘：（不信。）太太每晚睡觉都把门锁上。

原：那算得甚么？你们老爷袋里有把钥匙！（刘摇头。）

刘：厨子说……

原：厨子说甚么？

刘：（低了声。）厨子说我们太太一定是个……（走到原的耳边，讲了两个字。）

原：胡说！混账东西，滚出去！

刘：（带笑。）老爷写完了信就来。（将纸烟的火头捻熄，带了烟走出。）

（原坐在椅上看杂志，少停，任太太由左门走进，手里拿了未做完的毛织物。）

原：啊，任太太。（起立。将书放下。）

太太：原先生。

原：这几天好吧？

太太：多谢，很好，请坐。（两人同坐下。）原先生什么时候来的，我简直不知道。我们的听差，真是一点规矩都不知道。（走去代原倒茶。）

原：规矩？啊，不错。

太太：怎么？

原：我们，你们的听差，很知道规矩。我一进

来，他就要去请你，我因为恐怕你有事，所以没有要他。（接了茶。）多谢。

太太：他就让你一个人坐在这里？

原：没有没有，老刘在这里陪了我半天，我们谈得非常的有趣。我正在这里想，觉得中国真是什么人才都缺乏，像他这样的一个听差的，就找不出第二个来。

太太：这是你的成绩啊。

原：怎么是我的成绩？

太太：因为他是你教出来的，你是他的旧主人。

原：我教出来的？我从来就没有教过他，什么事都是他教我。从我七、八岁在书房里上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顾问。记得有一天，先生出了一个对子，叫：“笼中鸟”，要我。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我就

去问他。他叫我对了一个“虎离山”。先生说，字面虽然不工，意思还不错！

太太：哈，他甚么都知道。

原：是的，甚么都知道，不过他的专门知识，是中国的旧戏。所有北京的一班唱戏的，你如果问他，谁是谁的徒弟，谁是谁的亲戚，谁是谭派，谁是汪派，谁的拿手好戏是《三打》，谁的拿手好戏是《三斩》，他可以原原本本的背给你听，还可以包你没有一点错儿。（任先生由右门走进。）哈啰。

任：哈啰，对不起。（向任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这里。（想去倒茶。）

太太：（起来代任倒茶。）让我来替你倒吧。你一做起文章来，就甚么都不管，客人来了，也不来招呼。（将茶送给任，并替他整理衣领衣扣。）

任：谢谢。客人？谁是客人？

太太：原先生已经来了好久，……

任：原先生？喔，我们不把他当客人，他自己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客人；就假定他是一个客人，他也不是我的客人，因为他不是来看我的，他是来看你的

太太：静庵！

任：是的，他们都是来看你的，他们来的时候，都说是来看我的，但是他们都是来看你的。（向原。）老朋友，赶快的结婚吧，一个人一结了婚，从来不看你的朋友，就都来看你了。

原：不要以为个人有你这样好的运气，不要忘了，有的人，一结了婚，从来不看他的人，就都去看他；还有一种人，一结了婚，从来去看他的人，就都不去看他了。

太太：那他最喜欢了。他最讨厌的就是客人。

任：素贞！

刘：（由右门走进。）太太，一个姓胡的请您接电话。

太太：姓胡的电话？那一个姓胡的？

刘：他不肯讲。他说提到姓胡的，您就知道。

太太：（面上现出不安的样子，但顷刻之间，恢复了常态。向刘。）再添一点茶来。（刘取了茶壶走出。任太太取了手工亦随后走出。原与任两人的目光，都不知不觉的跟随了她。直等到她出门之后，两人同时回过脸来，目光恰恰相遇。）

原：任太太走路，走得真好，从来不曾看见一个女人走路，有她这样走得好看的。

任：（慨叹。）噯，她的好处多的很。你同她还没有十分的熟识，等你同她处久了，你才知道。

原：用得着么？从今晚我走进这间屋子，到现

在，我的知识，就已经长进了许多。

任：（摇头。）世界上有两种女人：一种，只有旁人觉得她的好处；一种，只有她的男人觉得她的好处。。只有旁人觉得她的好处的女人，一百个人里面，你可以找到十个；只

有她的男人觉得她的好处的女人，一百个人里面，你难找到一个。

原：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是的，一个人常见了，就看不出她的好处来。

任：常见了就看不出好处来？没有这么一回事

原：那么，为甚么同是一个人，在订了婚的时候，你总觉得非常有趣；等到结了婚，那味儿就淡了呢？

任：是的，同是一个人，不错，但是在订了婚的时候，她只是专门的打扮了给你看。等到她和你结

了婚，她只是专门打扮了给你的朋友看。专门打扮了给你的朋友看，本来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她还要专门的不打扮给你看。

原：这正是老婆的好处！

任：这正是人家老婆的好处！

刘：（手里拿了茶壶及一张名片走进。将茶壶放桌上，名片向任送去。）会您的。

任：（看了名片。）我不认识他。是怎样一个人？

刘：是步军统领衙门派来的。

任：步军统领衙门派来的？他到这里来干甚么？

刘：问过他。他说——他说有一件要紧的事，

要见你。

原：是怎样的一个人？

任：他现在在那里？

刘：在客厅里。

任：（向原。）坐一会儿。（不愿意的走出。）

刘：（将门关好，仓皇地走到原的面前。）喔，大少爷，大少爷！

原：（一惊。）什么事？

刘：这个人是统领衙门里派来拿人的。门外还有好几个卫兵！

原：拿人的，拿什么人？

刘：拿——拿我们的太太！

原：胡说！

刘：一点都不胡说。今天是汪大帅老太太的生日，
家里有堂会。把北京所有的名角儿都叫去了，只有黄
凤卿没有到，大帅生了气，要办他，所以派了人来拿
他。

原：拿他，拿他，到底拿谁？

刘：您还不明白么？

原：明白？不知道你说的是怎么一回事。

刘：喔，大少爷，那一天他们结了婚，一回到家，
我就看了出来。

原：（不耐烦。）看了出来，看了甚么出来？

刘：我们的太太，是黄凤卿扮的！

刘：您不信？喔，他那眼，他那嘴。他那笑法，他那走路！

原：是那儿听来的这些瞎话？

刘：喔，他们先到他的家里，拿了他的伙计，问他老板在那儿，他说，生病了，问他在那儿病的，起初他还不肯说，后来——后来他们要枪毙他，他方才说了出来。

原：说了甚么出来？

刘：说他老板在我们家里。

原：吁！

刘：告诉您，一定是他。您想，自从老爷结了婚，他就没有唱过戏。

原：（好笑。）弄清楚了，谁没有唱过戏？黄

凤卿没有唱过戏，还是你们太太没有唱过戏？

刘：（也不耐烦。）喔，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

任：（手里拿了一张字条，由右门走进。）荒谬绝伦的事！说黄凤卿在我家里养病。看你懂不懂这上面说的是什么话。

原：（读字条。刘在旁边静听。）“汪大帅把我押在班房，如不把您交出，立刻就要枪毙我，这不是闹玩意儿，我上有一个老娘，下有五个小的，请您可怜我这条小命，见字即来，为要为要。胡升扣头。”

任：这是怎么回事？

原：（向刘看了一眼，刘正在倒茶，会意走出。）听说今天是汪大帅老太太的生日，把北京所有的名角儿都叫了去唱戏。现在什么人都到了，就只黄凤

卿没有到。现在他们要拿他。

任：拿他，为甚么拿到我这里来？

原：那我可不知道。（慢慢的。）也许——任太太长得有点像黄凤卿……

任：岂有此理！

原：不要忙，有人还说任太太就是黄凤卿扮的呢！

任：混账。

原：说句老实话，任太太的样子，倒实在有点像黄凤卿，——噯，简直竟可以说很像很想。如果任太太不是一个女人，……

任：（恐怖起来。）甚么，你说她不是个女人

原：（急辩。）我没有说。我说如果任太太不是一个女人，连我也都可以相信。现在我们知道黄凤

卿是个男人，任太太是个女人，所以……

任：（气恼。）你怎么知道她是一个女人？

原：（意料所不及。）我怎么知道她是一个女人！
难道她——她不是一个女人么？

任：（怒。）我怎么知道？

原：你怎么知道!!! 喔，天呀！（跳起。）结了婚
两个月，不知道……

（任太太走进，任两手抱头，坐椅上。）

太太：（由左门走进，满面的悲愁。刘随其后。向
刘。）叫车夫把车子拉出去，我即刻就要出门。

刘：（犹如预知。）是。（由右门走出。）

太太：（走到任的面前，悲伤的。）静庵。我有一个
女朋友病了，刚才来电话要我就去看她去，•

太太：……病得非常的厉害。医生说，如果今天晚上要不发生变故，或者有几分希望，不然，恐怕有点危险。

原：他们要把他枪毙，是不是？

太太：甚么？我不懂你的意思。

原：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那字条儿上的意思。（手指桌上的字条。）

太太：字条儿？（取了字条，读了一遍，其初略有为难之色，但立刻转为镇静，露出笑容。）啊。

任：（跳起，粗鲁的把她拉住。）你是谁？

太太：我？我是你的太太。

原：不错，问题是：是个男太太，还是个女太

太？

任：（将她震摇。）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

太太：（撒娇。）怎么十个男人，就有九个是野蛮的。你们就都会欺负女人。

原：喔，女人！

太太：女人，是的，一个纯粹的女人，一个理想的女人。

任：我问你，为甚么走到这里来？

太太：（愤慨。）为甚么走到这里来？好像害了你似的！我来了两个月，把你的屋子弄整齐了，把你的起居饮食弄舒服了，把你的头发剪短了，把你的衣服刷新了；请问，我有甚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从来新婚夫妻没有享过的幸福，你享尽了；从来男子没有享过的女子的爱情，你享足了。不相信，等你再结婚，一次，两次，十次，一百次，那时你就要想念到你

的第一个老婆；因为她们只能恭维你，伺候你，服从你，倚赖你，怕你，怨你，悲你，痛你，哭你，殉你，她们永远不会像我这样的爱你。

任：（自嘲。）为甚么把这样大的幸福，加在我的身上来？

太太：坐下来，让我讲给你听。（三人同坐下。）有一次，北京的“文才子”，在中央公园，开了一个辩论大会，讨论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旧戏有无男女合演的必要。”那时间，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也有。正当辩论紧急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头上的头发，约有五寸来长，脚上的皮鞋，至少有一只是破的，身上的大衣，最多也就剩了一个扣子，……

原：静庵，那恰恰是你。

太太：他说：“我不承认中国的旧戏有男女合演的必要。反对的人，无非是说，男人表演男性，女人表演女性，总要比男人表演女性，女人表演男性，

格外的合情合理。这种见解是非常的高明。可惜的是他们那话，缺少了点根据。他们先就承认中国旧戏里面，只有两种怪物，——是的，两张怪物——一种是张了口大喉咙嚷的，一种是逼着口尖喉咙叫的；一种是把头发卷在脑袋后面的，一种是把它挂在鼻子底下；一种走的是中国的“八”字，一种走的是阿拉伯的“8”字。事实既然是如此，我不知道男女合演的必要在那里？”他说完这几句话，赞成的，反对的，鼓掌喝彩，全场一致。因此现在一班走阿拉伯“8”字的人，都保全他们的饭碗。（少顿。）那时会场的一个基角儿里，坐着一个美丽无比的妇人，头上带了一顶帽子，身上穿的一件旗袍，就连她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

原：静庵，那就是她。

任：现在你来报复我？

太太：喔，不是，我不是来报复你的，我是来报答你的。你说我是一个怪物，你知道《雷峰塔》的故事，现在你就是许仙，我就是白娘娘。（走到任的

身旁，扶其肩，很亲密的。)静庵，这两个月，我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我从来不曾有这样的美丽过，也不曾有这样的丰韵。你，看看你！你的灵魂，从来不曾有这样的清醒过，你的心房，从来不曾有这样的颤动过，你的感觉，从来不曾有这样的锐敏过。两个月的工夫，你写了十万字，把我的手都抄麻木了，到现在我还觉得酸痛。(无意之间，用左手抚摩她右手的手腕。)你应当怎样的谢我才是？(任执其手腕吻之，忘却一切。)

刘：(由右门走进。)太太，车好了。(退出。)

任：(犹如由梦中惊觉。)甚么？(任太太将手缩回，向们走去，任厉声的问。)那里去？

太太：(极平常的。)到金华胡同汪宅里唱戏去。

任：(立起。)唱戏去。(半请求办命令的)

不要去！

太太：不要去？为甚么不要去？

任：那不是你去的地方。

太太：那没有法子，我们有行业的人，就不能由我们自己挑选主顾呀。况且我已经答应了他们。（由右门走出。任复坐下，神气颇丧。二人片刻无语。

原：静庵。

任：（抬头向之。）甚么？

原：她不回来了。

任：怎么，不回来？

原：一定不回来。——可惜得很！（任即刻奔出。原亦立起，在屋里走了一两转，脸上现出笑容，但是他脑里想到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忽然将叫人的电铃压了一下，自己戴上帽子，着了大衣。）

刘：（由右门走进。进来之后，向四面看了一看，偷偷的走到原的面前。）喔，大少爷，老爷和——和太太闹翻了没有？

原：（取了一支纸烟，燃了火。）教我的车夫把灯点了。

刘：是。（不敢再问。代原开了门，随原走出，将门关好，数秒钟后，任走进，神情如旧，进来之后，即在火炉旁边的一张太椅上坐了。）（少停，任太太由左门走进，手里拿了一个长形的首饰盒子，两本账簿，一根颈练，练上系了一个象牙的坠子，一进门，即不停的讲话。）

太太：静庵，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象牙蝴蝶带去？这是我最爱的一件东西，恰好配我的那件天青色的衣服。（说话时，任迎面走去，两人同坐在桌旁小椅上。）让我带去做纪念，好不好？

任：素贞！（手抚其腕。）

太太：可以不可以带去？（取练在手。）

任：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

太太：替我带上。（任代她把练子套在颈上。她把长方形的合资打开了，拿出一本银行存款的簿子来。）这本簿子交给你。（将簿子打开。）这上面的存款，原来是三千块，我来了之后，你取了两次钱，第一次是十二月十八，取了三百块，第二次是一月二十，取了二百，现在净存二千五百块。（将簿子送到任的面前，任将它向旁边一推，正要开口，她已经接续不停的讲了下去。）这是我们的另用帐。（翻开另用帐。）这一个月的三百块钱，现在只剩了八十块，不过房租已经付了，电话钱也已经拿了去，还有新叫来的两吨红煤，还没有动用得到。……

任：素贞，……

太太：是的，这是厨子和老妈子上工的日期。厨子的工钱，是八块一月，上月十九上的工。老妈子

是三块钱一月，做半月，预支一月的工钱。这个月应该到二十四号支工钱，现在还么有到。我走了要是她还愿意在这里伺候你，你可以照旧的给她工钱；如果她不愿，那末就把这一个月工钱付给她。……

太太：……可是这个厨子，我劝你换了他。每天开三十吊钱的账，还是没有菜吃。一个星期用了我们五斤酱油！我老早就想回了他。（将账簿送到任的面前，任照样的向旁边一推。任太太周围看了一看。）最要紧的，是这个屋子，不要让他们弄糟蹋了，不要忘记教他们每天照样的打扫，椅垫桌布，一个星期换一次，地板两天洗一次，星期五擦玻璃。……

任：素贞！听我说……

太太：啊，现在甚么事都弄清楚了。（看了一眼表。）我们只剩了一刻钟的工夫，让我们坐在一张舒服的椅子上去，亲亲蜜蜜地谈一谈。（拉了任的手

，两人同坐到火炉旁边的沙发上。)

任：(执了她的手。)素贞，——不要走。

太太：不要走？我不懂你的意思。

任：不懂我的意思？你不是讲过么？这两个月，我们过得非常的快乐，为甚么不让我们继续的过去？唱完了戏回来，我在这里等你。

太太：你在这里等我？我要三点钟才出台，你能够等我么？

任：我可以看书，我可以写东西，我可以抽烟

太太：喔，这都是无意识的话！让我们谈一点正经的事。你那本书，打算甚么时候出版？

任：出版？你走了，我立刻把它烧了。

太太：烧了！无意识！这本书是一件无价之宝

，——一件双倍的无价之宝，——因为这本书，字里是你的灵魂，纸上是我的墨迹。

任：你走了，我一个字也写不出了。

太太：不对，不对，我如果不走，你就快要一个字也写不出了。现在我走了你有了新的情感，新的悲哀，一个有天才的人，有了新的情感，新的悲哀，不怕没有新的文章。

任：从今天起，我就不能再看见你的面貌，听见你的声音？

太太：我住在狮子胡同九号，那是我的私宅，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家里看我去。

任：到你的家里去，那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这里，这是你的家，这是我们的家。

太太：不错，这是我们的家，应当时常的回来

看看。

任：最少一个星期两次。

太太：可以，可以。可是……

任：怎么？

太太：可是我不能穿这样的衣服。

任：不能穿这样的衣服？（了解了她的意思，如剑穿胸。）喔喔！不要来，不要来。

任：从今天起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太太：怎么！不准我到自己的家里来？不准我来看一看我自己的睡房书房？不准我到我自己布置的客厅里坐一坐？不准我在我自己绣的腰枕上靠一靠？你能够这样的无情无义么？

任：我的妻子今晚去世，从今天起我是一个鳏

夫。

太太：不续弦么？

任：续弦！

太太：讨个填房？

任：填房！啊，填房，填房，一个房空了，是要填的，是可以填的，但是谁能够填这个空了的心！

太太：喔，不要这样的伤心，我还没有死。虽说这是你的好意，但是一个人都是不愿意死的，你知道！（看了一眼表。）啊，现在我只有十分钟的生命。我还有一个要紧的遗嘱，没有吩咐你。

任：什么事？

太太：就是填房的一件事。你说你的心不容易填，我告诉你，我的房，也是不容易填的。喔，那是怎样的一个睡房！床铺，被褥，枕头，慢帐，衣柜，

衣橱，梳妆台，洗面架，肥皂盒子，香水瓶子，地上的地毯，壁上的字画，各样东西，配合得何等的完美！没有一件东西，没有我的个性刻在上面。现在凡是我所用过的东西，我都留给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你每天要教他们照旧的去拂拭灰土，不要移动它们的地位。最要紧的是将来——将来新太太进门的时候，你先把我的东西，一齐烧了，然后再让她进来。

任：喔，无意识！我再也不结婚。你走了之后，我每天亲自去打扫，亲自去收拾，包你件件东西都和你存在的时候一样。

太太：亲爱的丈夫！（吻他的发，又看了一回表。）还有五分钟。

任：啊，让我在你怀里睡一睡。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女人的怀里睡过，——除了小的时候睡在母亲怀里。（躺直了身子睡在她的怀里。）只有五分钟，是不是？喔，不要紧，只要三分钟我就睡着了，——睡着了，和睡在母亲的怀里一样，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静睡不动。)

太太：可怜的小孩子！（代他理了一回发，又看了一回表，从放在身旁的一个钱包里，拿出一面小镜，一张小梳，一手执镜照面，一手用梳自理其发。（闭幕）